

甘铁生 散文 集



山的交响乐
灵在水上
卑微的山客
厚重的空灵
病榻上的歌者
抓住眼角的余光
清平湾纪行
梦醒黄昏绚烂多
我读郭枫
背叛的亲情
浪迹

人生浪语

甘铁生
著

你被融化了，融化在这色彩斑斓、
香气弥漫、鸟语空蒙的大自然中。

高等教育出版社

人生浪语

甘铁生
著

高等教育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甘铁生散文集：人生浪语 / 甘铁生著. -- 北京：
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6.10
ISBN 978-7-04-045736-0

I. ①甘… II. ①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6223 号

Gan Tiesheng Sanwen Ji: Rensheng Langy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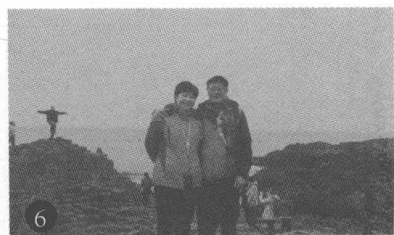
策划编辑	游 滨	责任编辑	王冰恽	项目统筹	王冰恽 于 嘉
版式设计	张 珺	封面设计	宋双成	责任印制	赵义民

出版发行	高等教育出版社	咨询电话	400-810-0598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	网 址	http://www.hep.edu.cn
邮政编码	100120		http://www.hep.com.cn
印 刷	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	网上订购	http://www.hepmall.com
开 本	787mm × 960mm 1/16		http://www.hepmall.com.cn
印 张	24.5	版 次	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字 数	230 千字	印 次	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购书热线	010-58581118	定 价	29.8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，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物 料 号 45736-00



- ① 深秋与父亲漫步圆明园
- ② 山的交响乐：作者在山巅小憩
- ③ 与史铁生在大连海滩
- ④ 参观大英博物馆
- ⑤ 与门头沟的伙伴们在灵山
- ⑥ 与太太游英伦三岛
- ⑦ 山的交响乐



《花城》笔会左起：陈放、马宗起、张一弓、王梓夫、李士非、陈大姐、赵大年、甘铁生

甘铁生

散文集

目录

- 山的交响乐 / 1
- 灵在水上 / 15
- 卑微的山客 / 23
- 厚重的空灵 / 28
- 病榻上的歌者 / 35
- 抓住眼角的余光 / 50
- 清平湾纪行 / 64
- 梦醒黄昏绚烂多 / 88
- 弟子眼中的画家齐良迟 / 106
- “兼济天下”的守桥翁 / 123
- 烟雨古海岸 / 127
- “淋漓书画继前贤” / 132
- 我读郭枫 / 144
- 背叛的亲情 / 157
- 外公的“息园”暨墓地 / 228
- 儿时记忆：登宣武门城楼 / 279

浪 迹 / 283

再次全国“大串连” / 294

谜一样的弟弟 / 306

荔波散文三篇 / 315

侃侃“红卫兵战校”的短暂兴衰 / 333

两岸品茗一味同心 / 350

“却将锦绣裹山川” / 362

“文玩核桃”趣谈 / 378

山的交响乐

搜索我最快乐的日子，我要说，有的，那就是登山。

我喜欢攀上孤峰，在巉岩突兀的峻石上，像饱经风霜的山雕般盘踞在那里，听任山风拂动我的衣衫和毛发——

我要用深邃的目光，平静地扫视蚂蚁般焦灼而奔忙的人群。

我想告诉他们：生命属于你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机缘，你来到人世，要清楚：生命并非为了谋取权力和金钱而殚精竭虑，你更应该享受精神富足的健康人生。

大山呀，你从诞生到如今再到未来，经过并还将度过多少漫长的日月交替！你见过多少沧海桑田之变和朝代的更迭！阅尽悠悠万事，你却寂然无声！你不像大海那样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坐卧不安。当风暴袭来，你无声地承受。当然你对霹雳更不往眼里夹。因为你知道那只能劈断一两棵树木或引起山火，对你，则如搔痒一般无足轻重。一切，跟你生命相比，都暂短如过眼烟云。你只跟永恒的天空为伴，静观日

出日落、云聚云散、阴晴圆缺。你不攀比，也不妒忌或鄙视相邻山岳的美丑。

你这厚重的大山，你用你的沉默警醒着蜉蝣般的世人。当然，你从没动过让人类能警醒的念头。于是就更突显了你非凡的智慧。

搜索我最快乐的日子，我要说，有的，是登山。

我喜欢在浓荫覆盖的羊肠山道里穿行。鸟虫的鸣唱让我欣喜若狂。它们径自唱着，是感谢大山呢！它们在树上或草丛中轻盈地追逐。它们的个头显然比在城市里的同类更壮硕——这里，不但有丰富的美味大餐，更有无拘无束的生活！

每遇有鸟儿歌唱雀跃之地，我都会找个树影婆娑处坐下，静静地、静静地呼吸着草的芬芳和洋溢着松脂气味的空气，欣赏着鸟儿们从这个枝头飞蹦到那个枝头，又轻巧地落到草地上，你追逐它，它追逐另一个，然后又突然一声惊叫，飞掠上枝头……有时会骤然全寂，连空气都是凝固的，可突然间，有野鸡会突然一惊一诧地尖锐叫起。朝声音寻去，只见闹哄哄的翠绿将一切都遮掩了，压根儿就看不到啥野鸡！但我知道，野鸡从来都是成双论对的，它们肯定在浓荫下野合呢……

这是真正的天鸟合一吧？人是那样复杂，口头上叫着天

人合一，可谁知道心里又怀着什么样齷齪的鬼胎。鸟儿没那么复杂，它们唱歌、觅食、栖息，大山的世界足够广阔。它们不用为五斗米折腰、为巧取豪夺费尽心机、为争权夺势而祸枣殃梨、为一己之利而损害同胞……

搜索我最快乐的日子，我要说，有的，是登山。

我喜欢另辟蹊径。我得拨开灌木丛、择开野酸枣带刺的枝杈，不时会遇见在阳光下承着露珠、闪着银光的蜘蛛网。发现它，干脆避开：那是蜘蛛用心血拉起的网，拦截蚊虫当美餐——给自己的子女或是与朋友宴饮饕餮。

一次，沿着峡谷往山巅吟哦着攀爬，突然乌云遮天蔽日，峡谷骤然漆黑一团。没地方躲藏，才不躲藏呢。寸方之地，气象万千。无非是被山民们称为“忽来雨”的骤雨呗。雷鸣电闪，转瞬即过。况且全身早被汗水浸透，在风雨交加中痛快地享受雨水澡是大自然特殊的恩赐！果然，瓢泼大雨竟戛然而止，云开雾霁，太阳得意洋洋地山峡上露出笑脸。往幽深的溪谷望去，只见撒欢的苍翠在蒸霞中吵闹着舒展，正在赞叹，却见一抹彩虹蓦然横空而现，高傲而壮丽地横跨山峡两侧，就像牵着一对绿色的双胞胎！赤橙黄绿青蓝紫——好美呀！正在惊叹，又一道彩虹在这道彩虹的上面出现了！争抢着拉起那对双胞胎的衣领！双道彩虹！如此壮观的美景，不身处雨中峡谷休想见到！

我不禁欣喜地放声狂吼！山呀，我感谢你！

搜索我最快乐的日子，我要说，有的，是登山。

置身雄浑的大山中，我的想象力被嚣张地唤醒。只要这时辰一来，我会在倾斜的山坡向阳的草垫子上随意地躺倒。山坡微醺的风捎来醉人的馨香，朝我劈头盖脸地泼来。这么挨近野草、野花还有野蘑菇呀什么的——嗅着那清淡鲜嫩气息，我着实醉了。遥远的山坡上传来放牧的牛儿悠然的“哞哞”叫声，还有牛儿脖子上的铜铃有一搭无一搭的鸣唱，真是一首暖洋洋的催眠曲。但我不愿闭上眼睛。无论随便将头懒洋洋地扭向哪个方向，都是在绿浪之中恣意放纵的野花，红色、紫色、蓝色、白色——你被融化了，融化在这色彩斑斓、香气弥漫、鸟语空蒙的大自然中。一会儿，有蜜蜂飞来了，嗡嗡嗡的，一会儿，又有蝴蝶飞来了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只是美美地这边飞来看看，又那边飞去看看，见到同伴来了，便迎过去一起上上下下地舞一舞，一会儿又来一只，便三只一起舞。舞着舞着，其中一只径自飞去了，另外两只也就飞散了。心想，难怪庄周要梦为蝴蝶！你见过蝴蝶打架吗？

盯着，看着，周遭的小草竟然在模糊中变得高大起来。盯着、看着，模糊了的视线使我也恍若成为山草的一员！朦胧中我发现，原是密不透风的草丛，间隙是那样大，大得就

像城市中可穿行的街道！硕大的蚂蚁、蚯蚓和一些叫不出名的爬虫，甚至是体格庞大的屎壳郎都在其中并排或交错着穿行！一阵和煦的风吹来，在一片草叶厮磨的音响之后，我听到它们那种和风细雨般的问候和对话。我很投入，于是便很快学会了它们的语言。我问：“你们一生就这样扎根在这里？不觉得乏味吗？”一棵小草回答：“这里生养了我们，我们在这里扎堆也蛮有意思，为什么要乏味呢？”没想到它能这样回答！我又寻思了个话题：“你不希望多交个朋友吗？你看离你不远的那些漂亮的花朵，凑过去跟它聊聊多好！”小草笑道：“我也想呀，但是我只是远远看见它这样美就行了。何苦像人类似的，看着它美就要凑过去，再把它折下来拿在手上——那样它很快就死了！我愿意就这么活，活到秋天霜冻那天。”“哦，要是我是你，我就喜欢挪挪窝儿，今儿挨着一朵花，明儿再挨着另一朵花……”小草心平气和地笑了：“哦，不，我没有奢望。我只是期冀每天有一阵风，恰到好处地这么一刮，将我的草颈刮近它，让我触碰到它那鲜艳的花瓣，让我更近地嗅到它花蕊的芬芳就知足了！”“你们都是这样吗？”“当然，我们天生就是这样的。”……突然一阵风如愿刮来，我看见小草真的被吹向距它最近的那朵蓝色的矢车菊旁，它真的碰触了它的花瓣一下。哇，只见这棵小草，竟然从草芯的深处涌出一滴巨大的

水珠，那分明是它激动的泪水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——水珠中，清晰地映着那矢车菊的身影！

哦，山草的世界，你何等奇妙！

搜索我最快乐的日子，我要说，有的，是登山。

听到湍急的水流激越的歌唱，我越发欣喜。哦，山泉！溪水！它洒脱地唱着，激越着细碎的浪花，虽然无法跟大海那滔天巨浪相比，但它那怡然自乐的从容、它那与世无争的旁若无人，竟让我感动不已。你看这山泉两侧，无论是乱石还是泥土，都被它滋润得绿色盎然！即使在峡谷岩壁的仄缝中，也有漂亮的野花一簇簇地蹦蹿出来……这就是它的魅力吧？

耸入云霄的山峰固然让人仰望，但让你低头俯视的溪谷同样令人赞美。我说不清，究竟先有高山还是先有溪谷的。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中山崛起了。大水退了，溪谷诞生了。它环绕着大山，就像不离不弃的恋人，眷恋着、滋润着大山。一座没有水的大山是丑陋的。可是溪谷以它的静谧、恬淡、彩练一般的流淌和飞湍的浪花，让大山耳目一新。它的歌唱也是轻柔的，不紧不慢的，从容而坦率，就像高贵的新娘。

溪谷呀，你就这样在大山的阴影里默默流淌。你甘愿潜藏于大山的怀抱，以自身的千曲百转、坎坎坷坷来成就大山

的崇高和伟岸。不，大山和溪谷不存在谁映衬谁的问题。只能说，溪谷以自己的纤细映衬大山的丰饶，而大山以自己的巍峨与博大的沉默，来回应溪谷的深邃。它们是相互成就的圣洁诗篇。

面对大自然的乐天知命，人啊，睿智一点吧。

搜索我最快乐的日子，我要说，有的，是登山。

对我来说，大山是一种无形的呼唤。站在山峰上看山，永不会厌、永远新鲜。

黄昏时节，我爱站在一棵年轻的杨树旁，一只手扶在它潮润润的树干上，另一只脚则蜷缩在直立腿脚的后面——保持着这样的姿势，痴痴呆呆地看着更远的幽蓝幽蓝的山峦上那轮滚动着的夕阳。火烧云急剧变幻着陪伴夕阳运行到大山后面。在静和优雅的色彩中，若是有人也在旁边，我定会请他帮我拍照——哪怕只是一张剪影。

听着风儿吹得树叶沙沙作响，磕磕碰碰地下山也是蛮有意思的。广袤的夜色中，在清寂的月光笼罩下，各色昆虫开始活跃。看看参加诡秘大合唱的这茬季节性昆虫都是什么家伙吧，有油葫芦、纺织娘、金钟、蟋蟀、山蛙……更多的是我叫不出名的歌唱家，它们似乎知道自己寿数，于是拼命地施展自己千奇百怪的个性，欢娱、叫喊、蹦跳或者潜伏着仇恨将不顺眼的东西吞噬。可不，在大山面前，生存的万物

谁又敢跟大山的寿命一比高下？既然都是转瞬即逝，那就由着性子想唱就唱想停就停、想高就高想低就低为所欲为吧。只当是给养育它们的大山唱催眠曲吧，只当是邀请大山参加它们的夜晚联欢吧。但是大山无言。他只是如同看透一切把戏那样，叵测高深地沉默。越是此时，我便越发感到大山的沉默对我充满无形的威慑。无言的大山充满旷世的威严。

山巅上空的繁星像是在眨着眼睛与大山对话吗？它们之间的对话已经有亿万年了。显然大山更有魅力——虽然听不懂它们在滔滔地说着什么亿万年的话题，但你看，一颗星星被大山的魅力折服了，它化作流星，急促地朝大山俯冲过来——哪怕在半途便会烧成灰烬，它也要为追逐大山而壮烈一程！

搜索我最快乐的日子，我要说，有的，是登山。

我惊叹大山的鬼斧神工。只要你目光所及，都能看到嶙峋怪异的山石。那天，我看见一组山脊上的石头，造型简直就是米开朗琪罗《思想者》的再现！拍了照给朋友们看，也都说绝了！像！这可是大山亿万年前不经意偶发的雕虫小技！相比之下，人类的模仿也晚了亿万年呀！大山也会思想吗？它不是沉默着、永恒地沉默着吗？“沉默是金”呀！在人类的思想者面前，它一定觉得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。所以

它选择了沉默。况且人类的思想，大多是为维持与动摇权力的稳固而诱发的，再有就是为获取金钱而自我吹嘘和标榜。这类“思想者”常常可笑地自称掌握了“真理”！在这类“思想者”面前，大山肯定会用它的语言这样说：人类一思考，大山就发笑啦！可不，人类的文明史不过区区五千年，而大山少说也已经活了数十亿年啦。在大山的眼里，人类距离真正的“成熟”还远着呢！

再有那如悬胆般吊在石壁上的突兀巨石，还有“一线天”、险要的栈道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奇绝险境，在背阴的峭壁上悬着的经年冰挂突然松动，坠落在深谷中发出的轰然巨响……无论是千奇百怪的山石造型，还是一片一步一惊的景观，都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这就是大山。它连绵不绝，起伏万状、怪石嶙峋、苍凉雄险、荒蛮狂傲。尽管每座山都各有雄姿，却都有共同的品德：拒绝个性的扭曲。它们庄严着，朴实着，厚重着，沉默着，宁可被炸平也不会扭曲它那顶天立地倔强个性。

个别大山不幸被人类发现可以建造寺庙和道观，可以建造行宫和别墅，于是便借大山之姿点缀和陪衬——朝代更迭，这些建筑被烧毁被摧残，然后再重修建，大山见得多了。发展到如今这个时辰，更有一些异化得不可救药之徒，

竟然将大山圈起来，让希冀亲近大山的人们掏钱买所谓的门票才得进入！人类的欲望盘剥了大山多少财富！

多次登山途中，能看见有人在采石。原本绿油油的青山，就像被来了个“鬼剃头”，将白晃晃的岩石裸露出来，在阳光下像是赤裸了大山的肢体。人类在那里放炮，将山石炸塌，或将那威严肃穆的、紧紧抱在一起的大山给震酥，沿着山的经纬脉络挖掘洞穴、采掘分割，再雕琢成换钱的物件，进而以富足和权力来炫耀自己渺小又可笑的成功……大山都容忍了。大山容忍一切。只要你们能生活得富足，我愿意贡献我的躯体。你们用我的躯体的一部分满足你们奢华的需求——随便啦。我听任你们的摆布。只是奉劝你们，别太过分地奢华，因为大山见的太多：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奢华的东西不胜其数，可终究有毁于一旦的日子。

大山用缄默表示对宇宙的顺从。亿万年了，它的容颜不见丝毫衰老。它依然雄浑大气高耸云天。它容纳花草树木在它的胸怀中恣意放荡的生长。它听任鸟儿在它的身躯上搭建巢穴。它也听任历代的兵车和战马从躯体上滚过。在它的制高点也筑有城郭，那里变换过多少朝代的旗帜呀——它都容忍、包容。它知道，人类嘛，就是这样。只要有人类，纷争就会如影相随。它决不大惊小怪，也决不介入其中。正所谓：“山”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